



卧龙生真品全集

翠袖玉环

中

太白文艺出版社





卧龙生真品全集

翠袖玉环

中

(台湾)卧龙生 著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十八回	恩断情绝	409
第十九回	松溪老人	429
第二十回	技服群雄	454
第二十一回	力挽狂澜	479
第二十二回	各逞心机	502
第二十三回	连环巧计	531
第二十四回	深入虎穴	551
第二十五回	剑底订盟	575
第二十六回	龙争虎斗	601
第二十七回	豪气干云	624
第二十八回	十绝毒阵	651
第二十九回	莫测高深	674
第三十回	再访少林	701
第三十一回	以身殉道	718
第三十二回	泉雄突围	742
第三十三回	火墙拒敌	771
第三十四回	少林密技	799

第十八回 恩断情绝

语声一顿，道：“我争取每一寸时光，不留你便饭了。”

王修站身起子，道：“在下告辞，不知几时再能来此晋见夫人？”

蓝夫人道：“四个月以后，你也要有一段时间，安排江湖中事。”

王修道：“还是来此和夫人见面吗？”

蓝夫人点点头，道：“我已决心埋骨于此，不再离开。”

王修目光转到江晓峰的身上，道：“江世兄，蓝夫人胸怀仁慈，为天下苍生，自陷于无比的煎熬苦境，此后武林中正邪消长，全系于你一人身上，虽然时限苦短，但你根基已奠，才慧过人，我相信你能把握住每寸光阴，留此之日，最好暂忘世间一切。我去了，四个月后再来见你。”

转身向外行去。江晓峰忽然说道：“老前辈，请转告我呼延叔叔，免他挂念。”

王修道：“你安心留此，我会说服他不来惊扰于你就是。”

快步向外行去。江晓峰站起身子，目睹神算子王修背影逐渐远去，才坐了下来。蓝夫人道：“你们到后园中去，我先看看你的拳法，剑招、内功成就，然后，再决定如何传授你武功。”

江晓峰应了一声，起身行人后园，把拳掌剑法，各演一遍，连百禽掌和金蝉步，都演了出来。

蓝夫人赞道：“金蝉步和百禽掌，都是很奇奥的武功，丹书魔令上都无记载，就是遇上蓝天义和蓝福，你也可和他们搏斗，但却无法持久，他们胸罗极博，只要和你打上一阵，就可以找出你的破绽

来了……”

突然举手互击两掌。只见一个青衣老姬快步行来，道：“夫人有何吩咐？”

蓝夫人道：“你带他去练武密室，把饭菜也开在练武密室中。”

那青衣老姬应了一声，带着江晓峰快步而去。时光匆匆，四个月时间转眼而逝。这日，正是神算子王修和蓝夫人相约之日，王修如约而来。

这是晴朗的天气，日光照射在蓝府的大门上，铜环闪人，风铃叮咚。王修举手叩动门环，良久之后，仍不见有人开门，当下暗一提气，越墙而入。但见院中落叶满地，随风滚动，花树丛中，杂草丛生。略一打量四周形势，直向后边的厅堂奔去。

穿过了重重厅院，直奔向四月前和蓝夫人晤谈的内厅门外。王修伸手一推，木门呀然而开，敢情，那木门竟然是虚掩着的。厅堂并无积尘、蛛网，显然，近日中还有人打扫过。王修重重咳了一声，道：“有人吗？”

但闻厅内传出一声冷漠的男子声音，道：“什么人？”

王修听得一呆，暗道：“怎么会有男人在此？”

暗中提气戒备，反问道：“阁下是什么人？”

口中问话，人却停在门口，不再向前行进。

只听那室内人冷冷的应道：“你为何不敢进来？”

这时，王修已听出那声音从一张太师椅后面发出，那人把太师椅转了过去，椅背对着厅门，遮去了视线，是以，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王修已知身陷险地，一面蓄势戒备，一面用话探测，道：“阁下知晓这是何人的府第吗？”

男队冷笑一声，道：“镇江蓝府，天下有名，何人不知，何人不晓——”

王修道：“阁下既知这是镇江蓝府，竟敢擅自进来？”

那人哈哈大笑一阵，道：“阁下呢？难道是蓝府中人吗？”

王修道：“在下虽非蓝府中人，但却是应邀而来……”

那人接道：“你应何人之邀？”

王修道：“蓝夫人。”

那人道：“可惜的是阁下来晚了一步？”

王修道：“蓝夫人死了么？”

那人道：“不错。”

王修心中虽然已有些明白，但想问明内情，故作不解地道：“蓝夫人几时仙去了？”

那人道：“阁下来晚了一天，只是一天之隔，使阁下空劳往返。”

王修道：“那蓝夫人尸体现在何处？”

那人冷笑一声，道：“阁下不觉着问的太多了吗？”

王修道：“你是何许人，口出此言？”

那人道：“好一个喧宾夺主，我还未责问你，你倒问起我来了。”

王修道：“听阁下口气，似乎是蓝大义。”

只见那太师椅后，缓缓站起一人，道：“不错，正是蓝某人。”

王修淡淡一笑，道：“你杀死了自己的夫人？”

蓝天义道：“她不从夫命，死有余辜。”

王修道：“蓝夫人胸怀大义，死后亦得留名千古，永受武林同道敬仰。”

蓝天义冷笑一声，道：“你是神算子王修吗？”王修点点头，道：“正是在下。”

蓝天义道：“久闻你精通奇门术数，铁口论相，想不到，竟然无法预料到自己的祸福吉凶。”

王修道：“听蓝大侠的口气，似乎是在下今日非死即伤了？”

蓝天义道：“改你一个字，非死即降，除此之外，你已别无选择。”

突然举手，互击两响。掌声过后，但见人影闪动，两侧荒草蔓生的花树丛中，走出四个人来。

四人，分别拦住了两个方向，断去了王修的归路。王修目光转动，打量了四人一眼，只守东北方位的两个人，一僧一道，正是武林

中人人敬重少林高僧无缺大师，和武当名宿玄真道长。王修冷笑一声道：“原来是无缺大师和玄真道长，失敬了。”

无缺。玄真，相互望了一眼，也不答话。王修目光转动，瞧了东方守候的两人一眼，只见一个身着黄袍，长髯垂胸，一个身着白衣，脸如羊脂，不见血色，正是乾坤二怪，马长飞和羊白子。

王修冷笑一声，道：“乾坤二怪，一向在黑道中声名显赫，想不到也作了蓝天义的奴才。”

乾坤双怪齐齐冷哼一声，却未答话。蓝天义冷笑一声，道：“王修，你抬头看。”

王修依言抬头望去，只见屋面之上，站着身着蓝衫，白髯飘飘的蓝福。尽管他心头震骇，但仍然保持镇静，笑道：“阁下想得很周到。”

蓝天义道：“王修，我没有时间和你交谈，希望你早决定。”

王修道：“决定什么？”蓝天义道：“愿死愿降。”

王修心中暗道：不知江晓峰是生是死，应设法套问内情。心中念转，口中说道：“可惜，那蓝夫人不听在下之言，如若早肯听在下之言，也不会有今日之祸了。”

蓝天义道：“可惜她已经死了，你纵然能说的天花乱坠，也无法使她复生——”

声音突转严厉，接道：“今日之局，大约你心中明白，就算我不出手，你也没有逃命的机会，你纵学究天人，胸罗玄机，也无法死去后重行复生。”

王修仰天打个哈哈，道：“咱们走着瞧吧！我王某人如若全是无安排的孤身涉险，那神算之名，岂不是让人白叫了吗？”

蓝天义道：“纵然你带有帮手而来，我也想不出何人有能耐救你出险。”

王修道：“蓝大侠，不用急，很快就可明白。”

语声一顿，道：“就在下记忆所及，除了蓝夫人之外，这蓝府中，似乎是还有两个老姬，大约也死在你蓝大侠的手中了？”

蓝天义道：“我们蓝家的事，不劳你王修多问。”

王修挥挥手，道：“蓝大侠，你敢不敢给我一刻叮咛？”

蓝天义道：“那要看什么事了？”

王修道：“你蓝天义可以绝情无义，杀死妻仆，但在下却对蓝夫人，敬慕万分，我晚来了一步未能救她出险，心中不无惭愧。”……

蓝福接道：“好大的口气，岂不知你就算及时而来，也不过多一个在死鬼魂。”

王修不理蓝福，目光却盯注在蓝天义身上，说道：“我想奠祭一下蓝夫人的尸体，不知你是否能够答允？”

蓝天义道：“拙妻尸体，不劳外人奠祭，阁下不用再故意找话，拖延时刻了。”王修心中暗道：听他口气，那江晓峰似是并未遇害，心中顿然一宽，一面暗中筹思脱身之策，一面说道：“蓝大侠准备让他们哪位先打头阵？”

但他心中明白，此刻，只要微露怯意，定将为敌所擒，当下冷笑一声，道：“蓝夫人生前相托在下一事，看来，似是用不着告诉阁下了。”

蓝天义已然逼到上修身前六尺左右处，闻言突然停下脚步，道：“她托你什么事？”

王修一掌平胸，冷冷说道：“如若蓝夫人已经告诉你了，咱们就不用再谈，阁下请出手吧！”

任他蓝天义智机万端，也不能不信王修之言，立时泛起急于知晓内情的行动。

他挥动一下右手，目光扫掠了无缺大师等一眼，道：“你们都退开去。”

无缺大师、玄真道长、乾坤双怪，对那蓝天义似是都有着凛然的敬畏，应了一声，退入花木丛中。蓝天义声音突然间转变的十分平和，缓缓说道：“拙荆告诉你什么事？现在可以说了。”

王修冷笑一声道：“蓝夫人曾经告诉在下，如若他能见你之面，自己会告诉你，你已见到了尊夫人，想她定然已经告诉你了。”

蓝天义沉思了一阵，道：“她没有告诉我的机会。”

王修道：“她有夫妻之情，不想杀你，想不到你却全元夫妻之义，在她不防之时，乘机夺取她的性命。”

蓝天义道：“当时情景，使在下无暇多想，本能的出手一击，只想拼命保命，随手击出一掌，想不到，那一掌竟把她心脉震断。”

王修叹息一声道：“你杀了尊夫人之后，阁下的武功，应该是当代第一人了？”蓝天义若有所思的，脸色一变，冷冷说道：“王修，你套问在下的话，已经很多了。”

王修道：“你杀了自己的妻子，似乎是一点也不后悔。”

蓝天义冷笑一声，道：“王修，你知道的愈多，生离此地的几会愈少。”

王修已套出那蓝天义杀死蓝夫人的经过，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求证一下江晓峰的生死，然后再行设法脱身。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在下亦曾劝过蓝夫人，要她找一个可以承继衣钵的人，把她绝世武功，传留人间日后也好替她报仇？”

蓝天义道：“听你口气，似乎是早知我要杀死拙荆了？”

王修道：“此不过早晚间事，你蓝大侠早已准备完成，迟迟不敢发动者，无非是对那蓝夫人心中存有着顾虑，怕真的激怒了她和你对抗于江湖之上。”

蓝天义眉宇间杀机泛起，但因心中却又想问明蓝夫人托他何事，强自忍下，道：“王兄一向鬼计多端，看来本座上了当啦。”

神算子王修已从蓝天义的神情言语之间，确定了江晓峰未被那蓝天义等发现，只是无法想出他此刻身在何处。他博学多智，才思敏捷，略一沉吟，冷然说道：“令夫人临死之际，仍不肯说出要在下转告阁下的事，足见她对阁下已经恩尽义绝了。”

这一来，立时又加强了蓝天义求明内情之心，但他亦是心机深沉人物，神色间一片冷漠，道：“如是在下把你杀死，天下既无人知拙荆遗留之言，在下是否得知，那也是元关紧要了。”

两人虽然未出手相搏，但却在各逞心机，互斗才智。王修故作

轻蔑的淡然一笑，道：“蓝大侠可自信一定能取在下之命么？”

蓝天义道：“我在三十招内，如不能取你之命，蓝某人从此退出江湖，你王修不信，咱们就立刻试试。”王修道：“好，在下愿奉陪阁下，不过，我先要一拜尊夫人的遗体，她为武林尽大义，又为阁下作贤妻，儿女作良母，似这等完美妇德，放眼天下，能有几人？在下如不能二拜遗容，实是毕生大憾之事。”

蓝天义冷峻的说道：“拜过拙荆遗体之后呢？”

王修道：“再告诉你尊夫人相托之事，我不能因阁下的恶毒，负了尊夫人的嘱托。”

蓝天义道：“还有呢？”

王修道：“接你三十招，赌赌在下的运气。”

蓝天义道：“只怕阁下的运气不会大好，你二向自粤神算，但却难卜自己的生死？”

王修道：“希望我们动手时，能保持个一对一的局面。”

蓝天义道：“哼哼，这个王兄放心，终会要你死的瞑目。”

王修一拱手，道：“那就有劳带路了。”

王修紧随蓝天义的身后而去。又穿过一重庭院，到了一座红楼之下，蓝天义停下脚步，道：“拙荆的尸体，就在厅内，王兄尊拜去吧！”

王修神情肃然，拍拍身上的积尘，举步向前行去。

行至门口，已见蓝夫人的尸体。只见她身着白衣尸横厅前，衣服上沾满了血迹。樱口间，更是为凝结血块堵塞。王修缓步行入门内，目光迅快的打量厅内，只见室中桌椅横翻，地上积尘中足印斑斑，显然在这室中有过一番搏斗。但就室中积尘而言，似乎是除了不久之前的一番搏斗之外，厅堂已甚久无人打扫过了。

再细看那蓝夫人的尸体，并元移动过的痕迹：大约是蓝天义一掌震断蓝夫人的心脉之后，心中亦生出愧疚之感，未敢再动蓝夫人的尸体，就匆匆退了出去。一个由推想而生的希望，泛上心头，双目神凝，不停地在蓝夫人身上搜寻。为了怕引起蓝天义的疑心，人

却缓缓对尸体拜了下去。他的举动很慢，旨在尽量拖延时间，但他脑际间却不停的转动，希望能在蓝天义未动疑之前，从蓝夫人身上找到推想出的隐密。

突然间，他发现了蓝夫人散乱的黑发中，露出一角金钗，蓝夫人那侧卧尸体上的右手似是指向金钗。王修迅快打量了一下蓝夫人倒卧尸体的形态，那右手决不会扭放于尸体之上，指向金钗显然那是蓝夫人在死亡闪刹那间，用尽了生命中的潜能，曲转右臂，放于尸体之上。虽然，那手指距金钗还有着一段距离，但那是因为受伤太重，立时死去，已不能使右手更为接近。也正因如此，对未引起蓝天义等的怀疑。

王修相信，蓝福纵然不敢进来，妄动蓝夫人的尸体，但在蓝天义退出之后，他必然在门外，仔细的查看过蓝夫人的尸体，以决定蓝夫人是否真已死去。因为，蓝夫人是否真的死亡，对蓝天义的影响太大了。这是一种绝高智慧的运用推判，神算子王修相信那金钗之上必有隐密，虽然，他无法判定那金钗上留些什么。但摆在眼下的难题，是如何能让蓝天义不发觉，而自己能取到金钗。

蓝天义的武功，已登峰造极，耳目灵敏到五丈内可辨落叶之境，不论自己用什么快速的手法去取金钗，都无法逃过他的耳目，唯一的办法，只有先分散他的心神。心中念转，高声诵道：“夫人虽已死去，但那只是躯体离开了人间，你的英名，当会常存武林，受后人千秋万世的敬仰。”

拜过三拜，霍然起身，转头喝道：“蓝天义，咱们要何处动手？”

蓝天义似是心有所惧，一直未进内厅门？但他却遥站在门外七八尽处，监视着神算子王修，道：“告诉在下拙荆相托之事。”

王修道：“好！那你也要一个人出手，不许他们助战。”

蓝天义道：“这个在下早已答应过了。”

王修道：“你要先交代属下一声，不许他们插手，我才能放心。”

蓝天义无可奈何，举手连挥。王修趁那蓝天义分心招呼属下

之际，疾快的取了蓝夫人头上金钗，藏在怀中。但见人影闪动，蓝福等已疾快赶到。

蓝天义道：“我和上修动手相搏时，不论胜负，都不许你们插手。”

蓝福道：“教主，咱们……”

摄义接道：“我告诉你们这件事，是要你们遵守，不用说道理给我听了。”

蓝福欠身作礼，向后退去。蓝天义目光转到王修身上，道：“阁下可以说了。”……轻轻咳了一阵，接道：“不过希望王兄不必再用拖延之策，在下已无耐心再等下去了。”

王修道：“尊夫人要在下奉告两事。”……

蓝天义接道：“哪两件事？”

王修道：“她说不愿一生辛苦建立的侠名，倒行逆施，连累妻子，已非好丈夫，但希望你能爱护自己的女儿，别让她再受到伤害。”

“第二件呢？”

王修道：“第二件事要在下劝你解散天道教，时犹未晚。”

蓝天义脸色一变，冷冷说道：“王修，你敢戏辱于我。”……王修哈哈一笑，接道：“大约是蓝大侠怀疑尊夫人要在下告诉你宝藏何处，所以，才苦苦追问，其实，这两件事，关系你的修养。声誉，你如肯听，这一生都够你受用不尽了。”

蓝天义脸上泛现起一片杀机，冷冷他说道：“王修，你虽然鬼计多端，舌若金莲，但本座相信你也只能死亡一次……”

王修暗暗吸一口气，接道：“蓝夫人还告诉在下一件事，不过那和蓝大侠无关。”

蓝天义道：“你满口胡言，区区再也不会受你的愚弄了。”

王修不理睬蓝天义的激讽，缓缓说道：“蓝夫人指教在下一招武功本也用不着告诉你……”

蓝天义怔了一怔，道：“你说什么？”

王修道：“她说，只要在下，日后能够遇上你蓝大侠，你决然不会饶我，因此，传了在下招保命防身的武功。”

蓝天义道：“传你的是什么武功？”

王修道：“传我什么武功，恕难奉告，蓝大侠和在下动手之后，自然可以知道。”

蓝天义略一沉吟，目光凝注在蓝夫人的尸体之上，冷冷说道：“你如真把武功传于外人，我今日取你之命，也就毫无遗憾了。”

王修此刻本可破空而逃，但他明白，自己一逃，必将引出那蓝天义恶毒无比的杀手，求生反将速死，再说蓝福。无缺大师等极可能早已在室外埋伏，他们也不会放任自己逃走。只见蓝天义缓缓转过目光，说道：“我们到室外动手如何？”

王修心中一动，默察厅上脚印痕迹，似是那蓝夫人受伤之后，才奔入此室。但觉脑际间灵光连闪，暗道：“那蓝夫人在死亡的刹那之间，还能尽用潜能，指出金钗，证明她在死亡之前，神志十分清明，自然不会忘了今日和我相约之事，她明知我决非蓝天义的敌手，也许为我布置下拒敌之法，她重伤之后，强行运气奔入此室，还有余力施展奇技，对付蓝天义，却不肯诱敌他往，这室中难道还会有什么布置不成。

心中念转，目光不停在室中打量。蓝天义不闻那王修回答自己之言，却不停在流目四顾，心中大是奇怪，道：“王修，你鬼鬼祟祟的瞧什么？”

王修道：“要动手么？我们就在室中动手。”

蓝天义一皱眉头，道：“你可是觉着在室中动手，活命的机会大一些吗？”

王修微微一笑，道：“不错，在下确有此感。”

蓝天义道：“在下倒要见识一下了。”

突然欺前一步，逼在王修面前，道：“我让你先机，阁下请出手吧！”

王修微微一笑，道：“还是蓝大侠出手吧！兄弟不敢潜越。”

蓝天义一皱眉头，道：“你很沉着。”

右手一扬，虚飘飘的一掌，来势虽然平凡，但其中定然藏着极为利害的杀招，不敢伸手对挡，一吸气闪避开去。蓝天义冷哼一声，向前行出两步，掌式原式不变，仍然击向那王修的前胸。王修向以机智取胜，很少和人动手相搏，实则武功极高，但江湖上知他武功底细之人却是不多，给人一个莫测高深的感觉。

面对着蓝天义这等博通天下奇技的高手，更是小心翼翼，希望凭仗机智，能够应付过三十招，是以不肯轻易还击，以免蓝天义找出破绽的机会，当下一收气，向左侧横跨五尺，道：“蓝大侠，我们要傅斗三十招，是吗？”

蓝天义欺身追上，口中却应道：“不错。”仍是原式不变的指向王修前胸。王修道：“蓝大侠推出这一掌，跟进施袭，不知算是几招？”

蓝天义道：“阁下之意呢？”王修道：“蓝大侠掌势虽然未变，但脚步却频频移动，那自然不能算一招了。”

但他心中早已打定了主意，非到生死交关，决不出手还击，当下连连向后逃避。这厅堂本就不大，王修一阵让避，人已退到了厅堂一角。蓝天义收住攻势，轻蔑一笑，道：“王兄，再向后退，要碰到墙上了。”

王修淡淡一笑，道：“兄弟如是无处可退，那只有还击一途。”

蓝天义道：“我已攻出七招，你只要能再撑过二十三招，就可以平安离开此地。”

语声甫落，右手一挥劈出。

这一掌，不但快逾闪电，而且挟着强猛的劲风，有如巨斧开山一般，直落下来。王修已然退无可退，只好右手一抬，疾向那蓝天义腕穴上扣了过去。左手同时疾快的攻出了一式“浪击礁岩”击向蓝天义的小腹。但那蓝天义确有非常的武功，竟然不让避那王修的掌势，而且也不出手对挡，右手一转，掌势易作擒拿，反扣王修的腕穴，小腹却硬受了王修的掌力一击。

王修掌势击中蓝天义小腹时，有如击在一团棉花之上，不禁心中一惊。就在他一怔间，右手腕穴已被蓝天义的五指扣住。王修淡然一笑，道：“蓝大侠这武功，想是从金顶丹书之上学得了？”

蓝天义冷冷说道：“你死在眼前，竟还想增长见闻，这份镇静的工夫，倒是可佩的很。”

王修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多长一些见闻，也可死的快乐一些。”

蓝天义冷冷说道：“王修，你可是觉着我不会伤你么？”

王修心中暗道：“如若那蓝夫人在这地方有什么布置，她应该知晓我不是蓝天义的敌手，我已尽量设法拖延了很长的时间，如若有什么布置，也早该发动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蓝大侠杀在下很容易，只要一举手，就可以把在下杀死了。”

蓝天义道：“那是说阁下有着视死如归的豪气，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王修表面上虽然镇静异常，但内心之中，却是焦急万分，不停的流目四顾，希望能瞧出一点蛛丝马迹。蓝天义看他一直不停的东张西望，心中却大感奇怪，问道：“你瞧什么？”

王修道：“瞧瞧看在下这埋骨之地的风水如何？”

蓝天义怒道：“你满口胡说八道，左手一扬，拍的一记耳光。这一掌落势甚重，只打的王修左颊浮肿，满口鲜血，顺着嘴角流下。

这当儿，突闻一个冷冷的声音，传了过来，道：“住手！”

这声音来的不大，但却给人一种震颤的感觉。蓝天义回目望去，室中除了蓝夫人的尸体之外，再无人踪，不禁一呆，道：“什么人？”

但闻冷冷的声音，传人耳际，道：“我。”

只见人影一闪，室中一处横梁上，突然跃落下一条人影。那是一个形状十分怪异的人，身上穿着一件宽大的黑色长衫，脸色漆黑，胸前飘垂着白色的长髯。蓝天义对那黑衣怪人的骤然现身，似